

影响力艺术丛书

蓝围巾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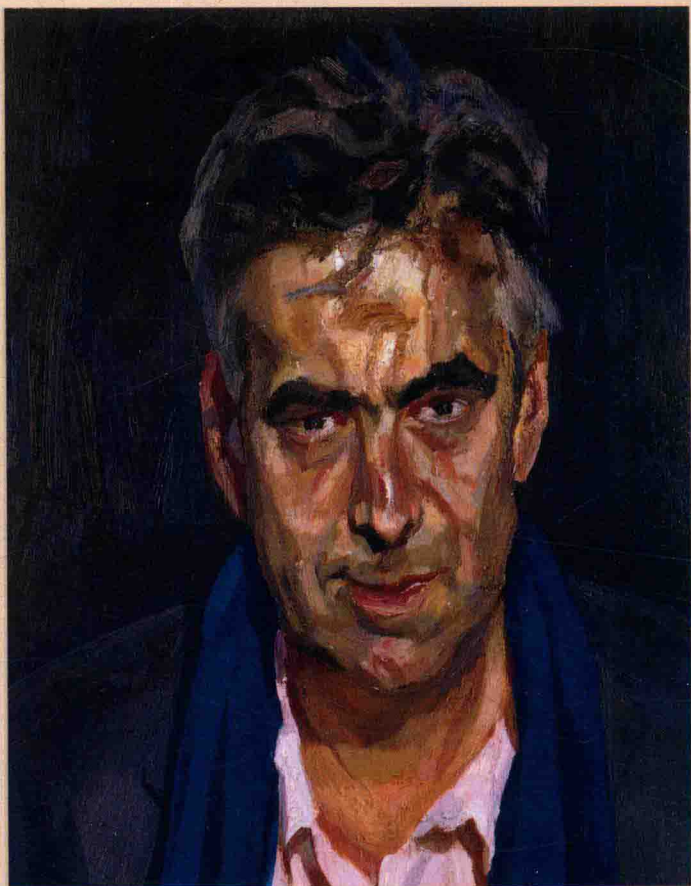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Man with a Blue Scarf

修订版

【英】马丁·盖福特/著 赵琦/译

弗洛伊德是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伟大的肖像画大师，他用了七个月的时间，以艺术评论家盖福特为模特画了一幅肖像画《蓝围巾男人》。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影响力艺术丛书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修订版)

MAN WITH A BLUE SCARF

[英] 马丁·盖福特 著 / 赵琦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蓝围巾男人 / (英) 马丁·盖福特著; 赵琦译. --
修订版.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2
(影响力艺术丛书)
书名原文: Man with blue scarf
ISBN 978-7-5586-0188-0

I. ①蓝... II. ①马... ②赵... III. ①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 1922-2011)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2339号

原版书名: The Man With Blue Scarf

原作者名: Martin Gayford

策划: 钱欣明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Text © 2010 Martin Gayford

Works by Lucian Freud © 2010 Lucian Freud

Photographs by David Dawson © 2010 David Dawson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7 by Shanghai People' 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edition © Shanghai People' 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manager: Mimo Xu

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经Thames & Hudson出版公司授权,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1-081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修订版)——影响力艺术丛书

著 者: [英] 马丁·盖福特

译 者: 赵 琦

责任编辑: 徐 捷

版权经理: 徐 捷

技术编辑: 朱跃良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 200040

网址: www.shrmms.com)

印 刷: 广东博罗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978-7-5586-0188-0

定 价: 98.00 元

目录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2003年11月28日 第7页 | 2003年12月1日 第19页

2003年12月3日 第31页 | 2003年12月5日 第49页 | 2003年12月16日 第54页

2003年12月19日 第68页 | 2003年12月28日 第74页

2004年1月2日 第79页 | 2004年1月6日 第83页 | 2004年1月16日 第90页

2004年1月23日 第94页 | 2004年1月26日 第100页 | 2004年1月30日 第104页

2004年2月3日 第107页 | 2004年2月6日 第111页

2004年2月11日 第115页 | 2004年2月21日 第121页

2004年2月24日 第128页 | 2004年2月27日 第135页 | 2004年3月3日 第139页

2004年3月9日 第146页 | 2004年4月7日 第149页

2004年4月14日 第154页 | 2004年4月16日 第157页 | 2004年4月19日 第161页

2004年4月27日 第167页 | 2004年4月29日 第171页

2004年5月4日 第173页 | 2004年5月7日 第175页 | 2004年5月11日 第179页

2004年5月14日 第182页 | 2004年5月18日 第184页

2004年5月20日 第188页 | 2004年5月26日 第192页 | 2004年5月27日 第197页

2004年6月15日 第199页 | 2004年6月16日 第200页 | 2004年6月22日 第208页

2004年6月30日 第212页 | 2004年7月4日 第214页

头像——第219页

补遗——第231页

后记——第233页

引言来源 第235页 | 插图细目 第237页 | 致谢 第2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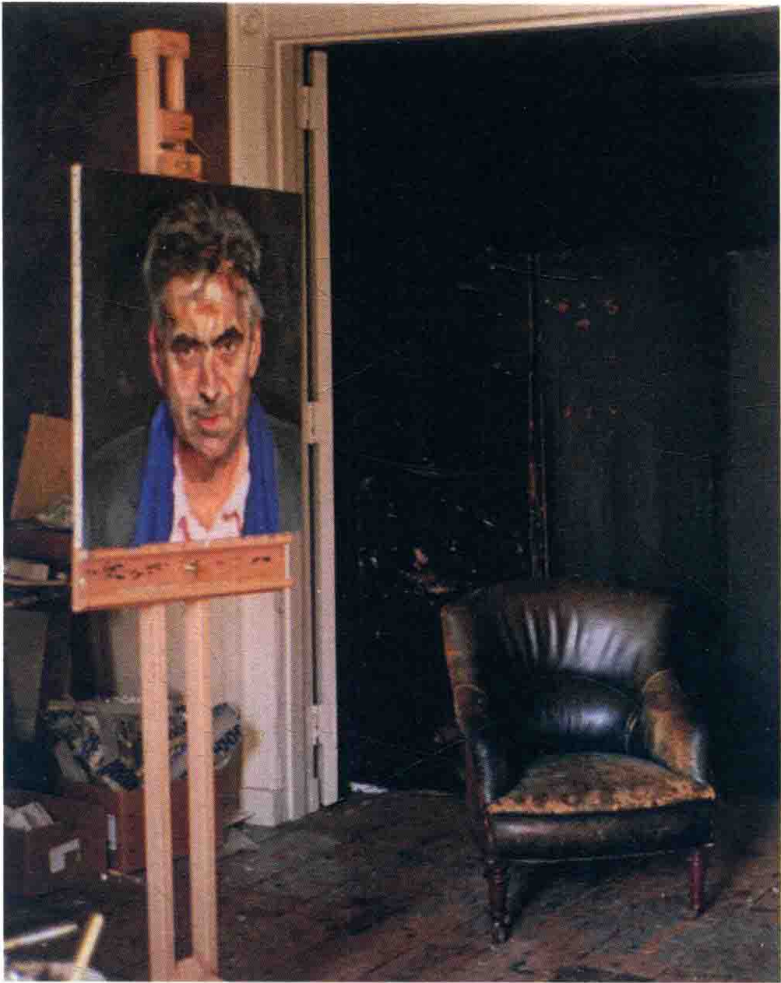
附录：一幅肖像的诞生 第241页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修订版)

MAN WITH A BLUE SCARF



影响力艺术丛书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修订版)

MAN WITH A BLUE SCARF

[英] 马丁·盖福特 著 / 赵琦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蓝围巾男人 / (英) 马丁·盖福特著, 赵琦译. --
修订版.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2

(影响力艺术丛书)

书名原文: Man with blue scarf

ISBN 978-7-5586-0188-0

I. ①蓝... II. ①马... ②赵... III. ①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 1922-2011)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2339号

原版书名: The Man With Blue Scarf

原作者名: Martin Gayford

策划: 钱欣明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Text © 2010 Martin Gayford

Works by Lucian Freud © 2010 Lucian Freud

Photographs by David Dawson © 2010 David Dawson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7 by Shanghai People' 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edition © Shanghai People' 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manager: Mimo Xu

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经Thames & Hudson出版公司授权,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1-081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修订版) ——影响力艺术丛书

著 者: [英] 马丁·盖福特

译 者: 赵 琦

责任编辑: 徐 捷

版权经理: 徐 捷

技术编辑: 朱跃良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 200040

网址: www.shrmms.com)

印 刷: 广东博罗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978-7-5586-0188-0

定 价: 98.00 元

目录

蓝围巾男人

为卢西安·弗洛伊德做模特

2003年11月28日 第7页 | 2003年12月1日 第19页

2003年12月3日 第31页 | 2003年12月5日 第49页 | 2003年12月16日 第54页

2003年12月19日 第68页 | 2003年12月28日 第74页

2004年1月2日 第79页 | 2004年1月6日 第83页 | 2004年1月16日 第90页

2004年1月23日 第94页 | 2004年1月26日 第100页 | 2004年1月30日 第104页

2004年2月3日 第107页 | 2004年2月6日 第111页

2004年2月11日 第115页 | 2004年2月21日 第121页

2004年2月24日 第128页 | 2004年2月27日 第135页 | 2004年3月3日 第139页

2004年3月9日 第146页 | 2004年4月7日 第149页

2004年4月14日 第154页 | 2004年4月16日 第157页 | 2004年4月19日 第161页

2004年4月27日 第167页 | 2004年4月29日 第171页

2004年5月4日 第173页 | 2004年5月7日 第175页 | 2004年5月11日 第179页

2004年5月14日 第182页 | 2004年5月18日 第184页

2004年5月20日 第188页 | 2004年5月26日 第192页 | 2004年5月27日 第197页

2004年6月15日 第199页 | 2004年6月16日 第200页 | 2004年6月22日 第208页

2004年6月30日 第212页 | 2004年7月4日 第214页

头像——第219页

补遗——第231页

后记——第233页

引言来源 第235页 | 插图细目 第237页 | 致谢 第240页

附录：一幅肖像的诞生 第241页

我为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全书简称弗洛伊德）的两幅肖像画做模特的时间有一年半之长，两幅画中，一幅是油画，另一幅是版画。本书是根据这段时间内的日记而写成的。有些谈话内容和具体事项被略过了，但同时也强调了一些我在回忆和重叙自己五年前的想法时所认为的重要的地方。为了叙述的流畅性，我对某些谈话或事情发生的时间及顺序作了少许调整，但整本书基本上是按照在工作室里做模特时的事情和交谈发生的顺序所编写的。

2003年11月28日，下午6点30分

按 弗洛伊德的示意，我在一把稍矮的皮椅上坐下。“你觉得这样的姿势是否自然？”他问道，然后又说，“我会尽量不让我的想法影响模特。”因为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比较寒冷，我穿了一件花呢的外套，还围着一条宝蓝色的围巾。我向弗洛伊德建议说：“也许，我可以围着围巾替你做模特。”他同意了。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很快就明白了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旨意就是法律。我原先想，也许在坐着不动的时候可以看看书，就随身带了一本书去工作室。但他看见后立即说：“不行。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我已经看到了发生其他事情的可能性。”他一下子就认定了如果他允许我看书，以后我还会提出做其他事情的要求。

在我坐下以后，弗洛伊德用粉笔在地板上画出了椅子四条腿的具体位置。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以后我每一次来工作室给他当模特时，所坐的椅子都可以放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也就是要保证椅子相对于画架的角度和距离每次完全相同，且顶部的灯光照在模特身上的角度和亮度也要都一样。在我坐的椅子后面，弗洛伊德放置了一幅陈旧的黑色折叠幕布：作为我头部的背景。然后，他在靠工作室墙壁放置的各种尺寸的画布之间挑选大小合适的画布准备作画。他先拿起了一块，因为上面有一个凹痕，便把它丢在一旁，边丢边自言自语地说这凹痕迟早会导致油彩剥落。然后，他又从另一个角落捡起一块，并立即在上面用炭笔画了起来。

肖像画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时间便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暗暗的工作室里，我坐在笼罩着我的光线下开始了自己的观察和冥想。

.....



卢西安·弗洛伊德，2005年
(Lucian Freud)

很久以来，我一直相信弗洛伊德是真正的大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有一次喝下午茶时碰到他，我就带着试探的心情对他说，如果他想画“我”的话，我可以抽出时间来。我当时的动机之一与其他肖像画的主角差不多，即想要有一幅标准的肖像画，以证实自己的存在。由于种种原因，那段时间里我情绪比较低落，而被著名的弗洛伊德当作主角来画一幅肖像画似乎是一个在不顺利的情形下摆脱坏心情、振奋精神的好办法。

另一个原因则是好奇心，想看看作为艺术品的肖像画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多年来我的思维、写作和讲演大多与艺术有关，去亲身经历一件艺术品的创作过程的想法很吸引我。当我试着提出要给弗洛伊德当模特的建议时并没有奢望他会接受，我想他也许会礼貌地说一些不置可否的话，比如“啊，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之类的，但出人意料，他回答说：“下周你能不能抽一个傍晚的时间出来？”

在那之前，我已经认识弗洛伊德很久，差不多有十年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是作为朋友在一起的，有时我也会以艺术评论家的身份对艺术家的他进行访谈。我和他一起吃过无数顿饭，多次一起参观画展，一起欣赏爵士乐音乐会。我还多次拜访过他的工作室，观看新近完成或正在创作的作品。然而，这一次和以往不一样。我将不是去看作品，而是将“在”作品里，或者至少这是一个可能会“在”作品里的开始。

.....

做模特的经历、感觉似乎介于深度冥想和我在理发店里理发两者之间。虽然集中注意力和保持警醒的感觉挺好，但没有任何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除了偶尔回应画家特定的要求，诸如“你不介意把头稍稍移动一点吧？”“你能把围巾往那边移动一英寸吗？”

它看起来有点太正式了”等等。有的时候一丝不动地坐着似乎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整件事情涉及模特的皮肤、肌肉、身体，还有就是我认为的——也许真有那么回事——“自我”。

我问弗洛伊德，为他做模特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话，他回答说：“可以。”又说：“也许有时我的话会听起来像一个疯子。”实际上在整个画肖像的过程中，弗洛伊德都是时而与我交谈，时而全神贯注在创作中的。在那些他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他不断地移动，其脚步极像舞蹈动作，往旁边跨一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手举炭笔在空中比比画画。他的炭笔是直立地拿在手上的，随着他特有的转身动作，炭笔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进而又转回到画布上画上一笔。在此过程中，他会不时小声地自言自语：“不，不是那样的。”“是的，再多一点。”“稍微再……”有时他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隔一段时间，他还会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团棉花在画面上擦去一两笔。有的时候他会往后退一大步，歪着脑袋端详整个画面。

.....

弗洛伊德画肖像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于1922年12月出生在德国柏林。少年时代的他就向往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他保存下来的油画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他的家人都已经生活在英国。尽管他的职业生涯到现在已经延续了60来年，但如果说他的画作仅仅是某一类优秀传统画法的延续，或只是同时代人生活和环境的写照，那绝不是事实。准确地说是弗洛伊德以自己的作为和意愿，勇敢地复兴了人体肖像画，而且做得很令人信服。不过，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人断言，肖像画已经过时了。

弗洛伊德的成名远远晚于其他一些画家，比如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他创造了在不断发现中改变主题而不是画出主题的绘画方式。而皮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等画家也都远远地早于他就成名了。他生活在一个波普艺术(pop art, 亦称流行艺术——译者注)、欧普艺术(op art, 亦称光效应艺术——译者注)、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和其他许多前卫艺术活动盛行的时代。

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上小学时，学校专门教了学生自己系鞋带的方法。80年之后他还记得此事，他说：“那时的我马上就想到我以后永远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系鞋带了。”这完全是弗洛伊德个人的逆反心理。他承认，只要对他说你必须这样做就足以使他叛逆地采用不同的方法，或干脆不做。他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个性，从不想用特定的方法系鞋带一直延伸到藐视某些艺术史上的伟大人物。很久以前，在回应关于他的画会是什么风格的问题时，除了“自然主义”，我能找到的更好或更确切的词竟是“不可能”或“不相干”，“后塞尚”或“后杜尚”（艺术评论家常常喜欢做出这样的划分）一类的词。弗洛伊德说：“我认为禁止做某件事情，或做某件事情几乎不合法的这样一个事实，反而会挑旺人们千方百计地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欲望。”

在我坐下后大约一小时，他突然坐倒在角落里的一堆旧帆布上，并问我是否想活动一下手脚。我趁机看了看空白的帆布上刚刚开始出现的痕迹，弗洛伊德留在画面上的炭笔痕迹显示了他打算画的是一幅比真人还要大的头部特写。

我暗暗地想，给这样的艺术家做模特会需要我每次坐着的时候都必须保持双腿交叉吗？答案是肯定的。弗洛伊德说腿的位置和姿势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重量及平衡。因此，以后的几十个，也许几百个小时我要保持同样的坐姿，将右腿架在左腿上，而不能反过来，把左腿架在右腿上。



文森特·梵·高，普罗旺斯的收割季节，1888年
(Vincent van Gough, Harvest in Provence)

我问弗洛伊德是否已经决定怎样画这幅肖像画了？他回答说：“我尽量试着画一幅与我刚刚完成的作品不一样的画吧。我希望当别人看到新作品后的反应是：‘哦，真没有想到这幅画是你画的。’”

我们一起看了那本我原以为在做模特时可以看而带来的书，书里有一些文森特·梵·高的画。弗洛伊德钟情于一幅俯瞰阿尔勒城外克劳平原广阔景观的风景画，梵·高曾常常在那里散步（第12页）。“许多人会说这幅画是从日本绘画中衍生出来的，但我依然会很乐意用任何一幅19世纪的日本风景画来换这幅画。它展现了如此美妙的关于大地的感觉，不仅画出了地平线的大幅度延伸，也画出了大地的曲线和弧度，”弗洛伊德继续说，“比起用油画笔（或刷子）去‘涂’一幅画，用笔（铅笔或炭笔）画出好的作品要难得多，用铅笔或炭笔画素描类作品是最难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优秀的油画家很多，的确，比起只用铅笔或炭笔作画的优秀画家要多得多。像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或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那样两种画法都很娴熟的画家实在是寥寥无几。”

弗洛伊德谈论起他的老朋友，也是某段时间里他的模特培根（Francis Bacon）时说：“他（培根）不断地乱画，我不会把那些画归类于画出来（素描类）的作品，但他的作品里确实有些东西。他最好的油画作品完全来自灵感，几乎没有素描的基础在里面。以沃尔特·希科特（Walter Sickert）为例，即便他的某些作品不是那么出色，但画中有一些基本的素描元素还是将作品提升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而在培根的画里，基本的素描元素完全不存在。”

然后，我们交谈的话题稍稍转了一个方向。弗洛伊德对我说：“我曾拥有过一幅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画。26岁那年我说服父亲为我买了一幅画，画面是一朵花，背景是漂亮的绿色颜料，但后来我就对那幅画厌倦了，我认为马克思·恩斯特不知